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賽花鈴 第十一回 勢利婆信謗寒盟

詩曰：月下良緣已有期，讒言忍把舊盟欺。
誰知貞媛心非席，石爛泉枯總不移。

話說方蘭既得了何半虛的重謝，急來向著老安人說道：“紅玉仙為窩贓的事，前解到防官王守備處。正欲鞫問，誰想心虛，從著半夜裏竟自逃走去了。現今行文各處查緝，大抵是出頭不得的了。所慮妹妹今已長成，還是別選良姻，還是守他來成親麼？”方老安人失驚道：“原來他做了這樣違條犯法的事，早是你來說著，不然我哪裏知道。祇是他小小年紀做了一個秀才，怎不守分。如今又不知逃在何處，若把你妹子嫁與他，祇怕誤了終身。若就別許人家，又恐老紅要來說話。以此兩難，如何是好？”方蘭道：“那紅老兒是說不得的，他不曾費得半個銅錢。我這裏並沒出個八字，又沒有聘書與他，怎見得就是他的媳婦。況且是自家兒子做了不法的事，終不然把一個清白閨女，去嫁那不肖子不成。憑他告到官司，也是說得過的。”祇這一番話卻中了方老安人的心，遂點頭道：“侄兒你倒說來不差，祇是如今所許的人家，須要勝著紅家幾分纔好。據你前日所說的何宅，不知人家何如？可以對得麼？”方蘭道：“我正為此事，要來與嬸母商議。誰想何某已有了官職，不日就要上任。若肯許他，須作速出一庚帖，等他即日行禮。若嬸母要依前盟守著紅玉仙回來，待我回絕了何家罷。”方老安人聽說何半虛有了官職，不覺喜道：“你說來不差，悉憑你主持就是。”方蘭聽見許允，滿心歡喜，連忙去對何半虛道：“承託的事體，家嬸母初意堅執不肯，被我再四把那話兒籠絡他，業已妥當的了。但須作速訂期納聘，省得遲則有變。”何半虛大喜道：“完美此姻，皆賴仁兄玉成厚愛，此恩此德，容當圖報。至如聘金禮物，一一遵命便了。”遂選了吉日，送過聘來。方老安人少不得備辦回盤禮物，俱不消細說。

卻說素雲在房聞了這個信息，心下驚疑，暗著凌霄探個明白。誰知方蘭與老安人做就機關，祇說道是紅家行聘，不日就要親迎完娶，素雲也信了。倒是凌霄乖巧，當行聘那一日，悄悄的偷那禮帖把與素雲一看，祇見上面寫著“何某端肅頓首拜”，止不住腮邊撲簌簌滾下淚來。凌霄再三安慰，道：“是與不是，且再商量，何消這般煩惱。”素雲道：“你哪裏知我的心事來。從來婚姻之事，一言既定，終身不移。所以忠臣不事二君，烈女不更二夫。當初我爹爹親口許著紅生，雖則六禮未備，那股釵兒已算是下定的了。況我明知事必有變，曾著你去約他面會兩次。生死之盟，前已訂定。豈料母親聽著讒言，背盟寒信。我若依允，卻不做了失身之婦；若不肯從，怎生退得何家？”左思右想，與其偷顏失節，不若一死倒覺乾淨。說罷，又唏噓不已。凌霄又從容說道：“聞得何家已選了甚麼官兒，若完了姻事，就要上任。據著賤妾看來，比著紅家更勝幾倍，料想老安人主見不差，小姐何為固執。”素雲變色道：“你說哪裏話來。莫道何家是個吏員官兒，就是當朝顯宦，也難變易我一點冰心。甚且那一晚親口訂約，青天明月，實共聞此言，豈得以貧富易心，顏顏苟活。況人孰無死，我若死得其所，可以含笑見我爹爹於地下矣。今後該說的說，不該說的再休多言。”正在唧唧噥噥，恰值老安人走到。素雲慌忙把頭來撥轉，以袖拭淚。老安人驚問道：“吉期已屆。吾兒有甚煩惱，反掉下淚來。”素雲道：“還說甚麼吉期，孩兒的性命祇怕不久了。”

老安人便把凌霄喚去，問其緣故。凌霄將素雲的心事一五一十說了一遍。嚇得老安人心下著忙，急與方蘭計議道：“俱是你勸我許了何家，如今你妹子要死要活，不肯依允。萬一做出一件事來，如何是好？”方蘭道：“做侄兒的原是一片好意，況何生雖則三考出身，也是一個小小官職，有何辱沒了妹子。如今祇索催他早些娶了過去，嬸母還該用著好言開慰。想妹子也是一個聰明的，豈不曉得好歹。”老安人原是沒主意的人，聽了這一番話，祇得又到素雲房內徐徐勸道：“吾兒且省愁煩。量做娘的祇生得你一點骨血，豈不要安放你一個停當。奈因紅生家事日漸消乏，近又做了窩藏不法的事情，所以將你許了何家，有甚不好處。你祇管執拗悲啼，卻不要苦壞了身子。”素雲掩目歎道：“兒若依了母親，做不得失節之婦，若堅執不從，何以回得何家？如今兒已有個兩全妙策，教他早來娶去，決不累著母親受氣。”老安人聽說，纔把鬼胎放下。話休絮煩。

不一日，笙歌動地，鼓樂喧天，何半虛家的親船已到。素雲暗暗妝束已定，向著祠堂痛哭了一場，遂即移步出廳。方蘭祇恐有變，也不叫何生奠雁，竟喚著幾個婦人把素雲推擁上轎，如飛的抬下船去了，自己卻與凌霄另在小船送去，那嫁妝又另貯一船。行不上三四里光景，忽聽得鑼聲響處，四下喊聲驟起。祇見蘆葦裏面撐出幾隻巨艘，上面槍刀密布，竟把親船攔住。為首一人原來就是黑天王部下的陳達，看看覷近，搶上船來，把素雲連著轎兒扛了過去，妝奩器皿也擄得精空。何半虛急忙赴水，纔逃脫性命。方蘭在後船看見，便拉著凌霄上岸在黑地裏藏身半晌。看看賊已遠去，心下想道：“我本意祇要拆散紅生的夫婦，以消當時惡氣，故在嬸母面前十分攏合，又在何半虛面前一力擔當，誰料忽地裏生出這個變故來。若歸家去，不但嬸母見責，連那何半虛也要怪我，終不然還他銀子不成。更有一件，日後紅家知道這場是非，怎生分解。何不趁此機會騙了凌霄，拿些銀子，出到外邊暫住一二年，再作區處，有何不可。”當下暗暗算計已定，遂把凌霄藏在僻處，自己飛身回去悄悄的取了四五十銀子。哄著凌霄，祇說領他歸家，一徑的僱船往外去了不題。

再說素雲被著陳達擄去，送至中軍請賞。黑天王一見，心下大喜。對陳達道：“我這裏有多少女子，卻無一個絕色。誰想你拿著這樣一個美女，真正有沉魚落雁之容。使我一見，不覺為之神醉矣。自出兵至今，汝的功居第一，另行重賞。”又向著素雲道：“美人，我且問你，姓名是誰，年紀多少？”素雲已驚得魂魄俱喪，唯低頭流淚，不措一語。黑天王道：“你不須害怕，我將你做第二位壓寨夫人，怕不富貴哩。”素雲厲聲答道：“賤妾已有丈夫，斷無相從之理。如不放歸，願求一死。”激得那黑天王性起，正要捉進強姦，誰想已有人報知仇氏。原來仇氏也有五六分姿色，亦係良家女子，素性淫悍，被著黑天王擄作正妻，卻是十分畏懼。當下出來問道：“聞得出陣拿著一個美女，可喚過來與我一看。”素雲連忙走至面前，仇氏細細的看了一會，說道：“此女雖則美麗非常，若留之恐有不利。”黑天王忙問所以，仇氏道：“我昨夢一仙姑，指一女子對我說道：‘此女命犯傷官，花燭之夕，其夫就該遇難；若或留之，月內定遭其克。直待百日之後，惡星過度，方可成親。’今此女與夢中相似，又聞自親船擄來。則花燭遭厄之說已符矣，豈可收納，以被其殃乎。”說罷，即帶素雲幽於別室，防禁甚嚴，永不許與黑天王相見。

單說素雲自遭幽禁，每日蓬頭垢面，時時痛哭，將及月餘。忽一夕風雨蕭瑟，雁唳蛩吟。素雲想起幽囚盜窟，目下雖不被污，終難保免，不如早尋一死，倒覺乾淨。忽又想道：“若竟是這般死了，不惟大仇未報，母恩未酬。又不知紅郎今在何處，永無見面之日了。”想一會，哭一會，將至夜分，又泫然泣下，道：“我今身罹虎口，遲早總是一死，何須苦苦戀此薄命。罷罷罷，我祇索要自盡了。”遂將腰邊繡帶解下，懸梁而死。可憐：

傾城傾國佳人，化作南柯一夢。

誰想素雲命不該絕，將要懸梁，忽即沉沉睡去。朦朧之際見一仙女，撫背而言道：“吾乃爾夫家後園牡丹花神是也。汝不可短見，日後還有釵接鏡圓的日子。目今羅星將過，還有一番水厄。特授汝以花須丸二粒，服之便可轉死還生。珍重珍重。”素雲接過，一口吞下，倏忽間遂不見了仙女。須臾醒來，猶覺餘香在口，暗暗驚喜，道：“既是仙女救我，或者還有出頭之日。祇得勉強挨度，再為區處。”曾有名賢一詩為證：

惆悵佳人命最慳，纔離虎穴又龍潭。

若非此夕花神救，安得明珠日後還。

且把素雲按下不題。

再說紅生領兵出京，一路上官府不敢怠慢，到處措備糧餉應接。不一日，來到蘇州，即著內丁同了沈家蒼頭，先到沈西苓家內下書。又差人到家報喜。自己卻為軍情事重，不敢擅回。

一日正在舟中閑坐，祇見報道：“太倉王守備迎饋禮物。”紅生看了手本，放在一邊置之不問。自卯至酉，並沒一個人睬他，祇得納悶而去。到了明日清晨，又至船邊伺候。如是者三次，竟不得相見。至第四日，候見紅生上轎，認得面貌就是前日把來問過照提的，不覺大驚。登時換了青衣小帽，央著本處鄉宦錢世行，現任按察司廉使（致仕在家），王守備就央了他辦下二百餘金一副盛禮，下船請罪。紅生再四推辭道：“既蒙台命，不致難為他就是了。這禮物決不敢受。”錢世行便深深的打著一拱，道：“前日王弁曾獲罪於老總台處，皆由奸人何半虛之計，實與他無涉。惟失於查察，獲罪深重，容俟日後捕獲時，自當解至台下，聽候治罪。若使所備微儀，不蒙點領，則治弟亦不敢代為荊請矣。望乞海涵曲宥，則弟亦叨庇無盡。”紅生道：“雖是何半虛造謀枉屈，你為防官，就該審豁。為何通同設陷。今承老先生見教，姑恕不究。這些禮物，亦祇得權領。”說猶未已，那王守備跪在船頭，祇管叩首不已。紅生竟不睬他。錢世行道：“今日王弁實已悔過待罪，伏乞老總台不念舊惡，所謂大人不作小人之過。”紅生笑道：“若非老先生力為見諭，決要處置他一個死罪。也罷，就著他為前部冲鋒，以便將功折罪。”

遂於當日點起軍兵，以裨將甘盡忠、水從源為後隊。自己卻與老將烏力骨統領中軍。一鼓造飯，二鼓取齊，三鼓進發。浩浩蕩蕩，殺奔泖河而來。

要知勝負何如？且待下回分解。